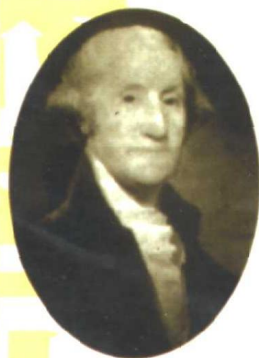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华盛顿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华盛顿传

〔美〕詹姆斯·托马斯·弗莱克斯纳 著
卞纪兰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目 录

译序.....	(5)	
序.....	(7)	
引言.....	(9)	☆
一 茁壮成长 (1732—1753 年)	(13)	☆
二 初出茅庐 (1753—1754 年)	(17)	
三 爱情与残杀 (1754—1755 年)	(26)	政
四 挣扎和幻灭 (1755—1759 年)	(29)	
五 乔治·华盛顿的第一仗 (1753—1759 年)	(35)	治
六 弗吉尼亚实业家 (1759—1775 年)	(38)	
七 美好的展望 (1759—1775 年)	(42)	家
八 新的战斗召唤 (1765—1775 年)	(45)	
九 在新英格兰的弗吉尼亚人 (1775 年)	(50)	卷
十 初战告捷 (1775—1776 年)	(54)	
十一 大陆军受到考验 (1776 年)	(60)	
十二 山穷水尽 (1776—1777 年)	(70)	☆
十三 柳暗花明 (1777 年)	(75)	
十四 费城失陷 (1777 年)	(81)	☆
十五 康韦阴谋 (1777 年—1778 年)	(89)	
十六 转机 (1778 年)	(97)	
十七 经济的崩溃与外援的希望 (1778—1779 年) ..	(102)	
十八 法军来了 (1779—1780 年)	(107)	
二十 弗吉尼亚的险境 (1780—1781 年)	(112)	
二十一 约克敦 (1781 年)	(118)	
二十二 内乱的深渊 (1781—1783 年)	(126)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政
治
家
卷
☆
☆

二十三	告别战争 (1775—1783 年)	(136)
二十四	天伦之乐 (1783—1787 年)	(142)
二十五	运河及全国代表大会 (1783—1787 年)	(146)
二十六	美国宪法 (1787—1788 年)	(154)
二十七	民众的热望与肩负的重任 (1788 年)	(162)
二十八	第二届制宪会议 (1789 年)	(168)
二十九	社交生活 (1789 年)	(174)
三十	山雨欲来 (1790)	(179)
三十一	大分化开始 (1790—1792 年)	(186)
三十二	欧洲人与印第安人 (1783—1791 年)	(198)
三十三	引退之意 (1791—1792 年)	(206)
三十四	没有退路 (1790—1793 年)	(212)
三十五	不祥之兆 (1792—1793 年)	(222)
三十六	欧洲战乱 (1793 年及以后)	(226)
三十七	法国炸弹 (1793 年)	(230)
三十八	遍地荆棘 (1793 年)	(237)
三十九	悲剧——杰斐逊辞职 (1793 年)	(244)
四十	大洋彼岸的威胁 (1794 年)	(249)
四十一	威士忌叛乱 (1790—1794 年)	(254)
四十二	民主协会 (1794 年)	(262)
四十三	灾难性的文件 (1795 年)	(266)
四十四	朋友反目 (1795 年)	(273)
四十五	江河日下 (1795—1796 年)	(279)
四十六	告别演说 (1796 年)	(289)
四十七	任职结束 (1796—1797 年)	(294)
四十八	重返故里 (1797—1799 年)	(301)
四十九	糊涂之举 (1797—1798 年)	(311)
五十	晚年的政治活动 (1798—1799 年)	(320)
五十一	华盛顿与奴隶制 (1732—1799 年)	(326)
五十二	英雄之死 (1799 年)	(336)

译 序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军队统帅，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有美国“国父”之称。自他去世至今两百多年间，他的故居一直是人头攒动，来此瞻仰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感谢这位名彪青史的开国元勋。

华盛顿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种植园主家庭，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善于从实践中观察学习提高才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华盛顿受命担任大陆军的总司令——这位总司令处境极其艰难。他的对手是如日中天未有败绩的“日不落帝国”，而当时的美国还未“出生”，十三个州宛如十三个独立的国家，各行其是。要钱没有，要人困难，士兵们常常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如此艰难环境下，华盛顿凭借他崇高的个人威望维持部队的存在（其部队人数最多时未超过万人，最少时仅有总司令一人形影相吊）。做为一个现实的军事家，华盛顿不与强手对拼，而是利用对地形的熟悉、民众的支持与坚强的意志展开对敌人的突然袭击，用持久战及法国的帮助迫使英国投降认输，取得独立战争的最终胜利。

华盛顿身上集中了诸多美德：立志高远，坚定不移；机敏睿智，温和稳健，遇事明断，主持公道，英勇无畏，坚韧超群，诚恳待人，宽宏大量，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他对权力的淡泊。独立战争的枪声刚停息他便解甲归田；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他坚决放弃连任；尤其在帝位唾手可得之际，他更是视权

☆
☆
政
治
家
卷
☆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力如草芥。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不去扩张权力反而主动缩减权力，这样的政治家在人类历史上是寥若晨星，华盛顿即便不是唯一一人，但确是第一人。

本书不仅是一部华盛顿传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美国独立战争史与开国史。从中可以了解美国政治架构的由来与权力制衡机制的渊源。

本书是几十种华盛顿传记的佼佼者，作者功底深厚，取裁得当，对史料运用自如，对人物描写生动，读之确实引人入胜。因原作稍长，翻译时略有删节。

☆

☆

政

治

家

卷

☆

☆

序

十几年前着手研究乔治·华盛顿生平时，我就打算用一本这样的传略来写完他的一生。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么短的篇幅必然失之肤浅或不完整。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华盛顿和林肯的传记作者所面临的任务的轻重。华盛顿比林肯多活了 11 年。林肯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形象仅七年（从与道格拉斯竞选至被刺遇难），华盛顿却在 24 年中（从当选为总司令至去世）都是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有影响力的人物。这 24 年中有 17 年，他没有一天不积极参与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包括独立战争、大陆会议、担任总统等。在此之前，他在对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中的作用使他不到 20 岁便名扬海外，而林肯 20 岁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边民。

由于我决心写出华盛顿在美国的创建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在写这一重大作用时又不至于忽略这个人，我的研究范围因此成倍增加。表明他性格特征的那些事情在我的作品中与震惊世界的决策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一来，我发现我写的是一套四卷本的华盛顿传。这部书在 1965 至 1972 年间出版。

这本书受到欢迎后，写一本比四卷本更大众化的华盛顿传记的压力落到我身上。我惊奇地发现以往的全部努力使我终于能够将所提取出的精华集中在一本书中，写出一本既能大体上揭示华盛顿的性格和生涯，又不忽略任何重大事件的书。

☆

☆

政

治

家

卷

☆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如果没有摆放在许多人书柜中的那套长篇巨著，也就没有这本传略的面世。因为我深知，更多的史实，更多的个人琐事，更深入的分析以及对我所作的结论的论证能在多卷本的适当的章节中找到，我才能迅速地从一个巅峰冲向另一个巅峰。

虽然此书与四卷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绝不是一本拼凑起来的摘录集。要写出一本篇幅剧减至原著的 1/5，且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文学性的书，所有的素材都必须经过重新构思，文章必须重新写过。除了华盛顿之死外，本书内容几乎是全新的。

☆

☆

政

治

家

卷

☆

☆

引 言

在我撰写华盛顿传记的这些岁月里，我有过各种各样的出乎意外的发现。最令人吃惊的无疑是乔治·华盛顿仍然活在世上。说得确切些就是，成千上万的乔治·华盛顿仍然活着。约两个世纪以来，曾有无数的华盛顿出生和死去。

几乎所有的历史人物都被当做某个业已消亡的时代的僵硬的典型。但是华盛顿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却依然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他是许多不灭的精神的化身，这与其说是由 18 世纪的现实所造就的，莫若说是由他的卓尔不群的才智所造就。华盛顿与人们如此息息相通，因而出自各自的原因，有的亲近他，有的回避他，有的爱他、敬仰他，有的恨他、蔑视他。但当我与人讨论的题目真正涉及华盛顿时，我没有碰到过一个人对他漠然置之。

传奇式的乔治·华盛顿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两方面：其一体现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上；其二则表现为他可以做为一面镜子，通过它反映人民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美国局势的态度。

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篇并非专门描述华盛顿的文章中描写过“人们幼儿时期”对自己父亲的“想象”是如何形成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观念的。弗洛伊德写道：“他们抹去了他们的认识对象的外观上的个人特征，掩盖了他同内在和外在反抗进行人生搏斗的轨迹。他们宽恕他身上残存的人类的弱点或缺陷。这样他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一个冷漠的、陌生的、理想化

☆
☆
政
治
家
卷
☆
☆

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感到象是我们自家的远房亲戚一样的人。”

这正是对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的准确刻画——一个很多美国人心目中的、但不是他们所喜爱的形象。我碰到过一些嘲笑我写华盛顿传记的人。他们那种幼稚的快活使我惊愕。你要写他的啪嗒作响的木制假牙吗？你想象过华盛顿穿上冬天的长衫是什么模样吗？这些嘲笑者经常兴奋地指手划脚，象敢说父亲两句不敬之辞的孩子。

多年来，华盛顿的第二个神话般的作用是他成了这个民族的象征，他是另一面美国国旗。当美国人对他们的社会感到满意的时候，他们就把华盛顿捧上了天；当他们不满意和缺乏自信的时候，这个神话般的华盛顿也就成了怨恨和怀疑的对象。我发现，现今对华盛顿——包括对我这个传记作者的态度往往是敌意的，有时这的确使我十分难堪。

我孜孜以求的是将一个真实的华盛顿与象征性的华盛顿区别开来，拨开二百年来为了纪念他所写的诸多传记给他和他的事迹罩上的重重迷雾，还原他的本来面目。这样做首先需要一种意志。不是在原有的肖像上稍加改动，而是决心在一块崭新的画布上重新开始的意志。

这样一来，我仿佛重新找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也有错误的人，而不是一个大理石或木制的塑像。我必然会发现一个伟大而又优秀的人，因为事实也正是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像他那样握有绝对权力的并能从他的良知出发，为了他的国民和全人类的幸福而谨慎、谦卑地使用这种权力的人可谓寥若星辰。

妄加在华盛顿头上的贬责大都是现代人的臆造。出于我们自己对最高尚的美国传统的不屑，我们这一代人往往诋毁这种传统，搜寻一切卑劣的东西为己用，大张旗鼓地为这种民族

的背叛正名。我们就这样抛弃了我们无比珍贵的遗产。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看不见那些明星，而正是这些明星指引我们走向许多令人最为羡慕的那种理想境界：人的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对人民负责，言论自由，没有华盛顿痛斥的那种国际“野心”，各地区人民享有民族自决权等等。

为了找回我们业已失落的美国的理想，我们不能带着盲目的偶像崇拜或沙文主义来回溯我们国家的早期阶段。让我们深入审视每一个缺点，检查华盛顿和他的朋友——其他国父们每一处言行不一的地方；让我们审视华盛顿，不再将他当作带着幼稚幻想的人、或别有用心地拉大旗作虎皮的人所描写的那个毫无瑕疵的形象；让我们毫无偏见地、准确地判断所发生过的事情，准确地判断人们的行动。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深信，我们定会在我常常举步维艰的幽谷中找到那颗指点迷津的明星。

☆
☆
政
治
家
卷
☆
☆

一 茁壮成长

(1732—1753 年)

☆

☆

政

治

家

卷

☆

☆

还从未有任何一个美国人象乔治·华盛顿被完全地误解了的。根据他的出身和他所受的培养，人们一般认为他是个富裕、保守而且亲英的弗吉尼亚贵族。而事实上，他的青年时代是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他从未踏上过英国的土地，也没有去过欧洲其它任何地方。17岁时，他便开始独立谋生，当一名划分定居地边缘森林界限的勘测员。很快，这片蛮荒之地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起初，他充当在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寻找法国人的使者；后来在差不多整整五年当中，他都在和印第安人作战。

在安德鲁·杰克逊的历届前任中，要算华盛顿是非教化色彩最浓的一位美国总统。他受过的正规教育比杰克逊少，甚至还不及林肯。杰克逊和林肯都学过法律，而华盛顿所受的全部教育也超不过我们所认为的小学程度而已。

1732年2月11日，在离波普河汇入波托马克河处不远的一间陋室里，我们这位未来的英雄降临到人世。他出生时的那所房子早已荡然无存。乔治尚在襁褓中时，他家搬到了四十英里外波托马克河陡峭的河岸上即后来的芒特弗农的一幢带阁楼的农舍中。乔治6岁时，全家再度迁徙。这次从乔治渡过童年时代的弗雷德里克斯堡迁至拉帕汉诺克河对岸的农庄。根据乔

治 11 岁那年家庭的财产清单来看，他们当时过着简朴而舒适的生活。家里有六个房间，楼上两间，楼下四间，房间里拥挤地摆放着 13 张床和一张长沙发椅。床上用品中有六套好被褥，10 套质地差些的被褥，还有 17 只枕套。这家人最引以自豪的财产是一些他们称为“银器”的物件：一把大汤匙，18 只小调羹，7 只茶匙，一块表和一把剑，总共值 25 镑 10 先令。他们虽然还有两套瓷茶具，但瓷盘却只有 11 只，而且绝大多数家用器皿都是木制品。尽管如此，奥古斯丁还是拥有 20 个奴隶，其中身强力壮者 7 人，普通劳力 8 人，其余 5 人还不能干活。

华盛顿家原打算让乔治象父亲和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一样到英国上学。乔治后来却不赞成送学生到外国上学，认为会削弱美国人向往自由的热情。不过，他本人并没有作过这种尝试。他 11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去国外求学的希望也就化为泡影。随后的几年中，乔治一直落落寡欢。

奥古斯丁·华盛顿把他那份不大的家产大部留给了长子和次子，即乔治的两个异母兄长。他家居住的渡口农庄虽然最终还是传给了乔治，但掌握房产的却是乔治的母亲。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这份财产。

玛丽·鲍尔·华盛顿是个倔强、固执己见的女人。她的父母早逝，她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力长大成人，25 岁时才结婚。按照弗吉尼亚的风俗，她早就算是老姑娘了。奥古斯丁·华盛顿死后，她没有再嫁，她把毕生的感情都倾注在她儿子乔治身上。这是一种强烈的独占性的感情，儿子从事的任何职业她都一概加以反对，甚至当总司令和总统都不例外。她激烈地指责抱怨儿子，说他忘恩负义，对母亲不孝顺。

父亲死后，乔治就在母亲殷切的目光下充当起弟弟和妹妹的当家人。他 11 岁就代替了父亲，成了暴躁的母亲的主要依

靠，也是她的主要牺牲品。这位未来的合众国之父，当时则是尽一切可能地频频逃避责任。他又为自己找了一个代父的兄长，这就是比他大 14 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劳伦斯。

当时英军为了远征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卡塔赫纳据点，征募了一团美洲士兵编入正规军中。劳伦斯当上了美洲团的军官，乔治对军事的热忱也被哥哥激发起来。这位毕生渴慕建立军事功勋的少年，当时该是何等羡慕哥哥的那身红色军装！不久，到了激动人心的告别时刻，接着便传来有关哥哥军事冒险的种种传闻和正式战报，最后，劳伦斯终于幸运地回到了家园。他向弟弟讲述了英国军官怎样侮辱美洲团队的官兵。这位少年尽管不曾忘记他的话，但他充当一名英国正规军的职业军人的理想却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

可能正是由于母亲对他的挚爱，华盛顿童年时期使用的课本被保存了下来。从这些课本看，他学过的最高深的功课，要算初等几何学和天体的黄道带结构。

华盛顿学习了实际勘测技术；他曾经策马涉过因山间融雪而暴涨的河流；也曾经遇到一队高举一张带发头皮的印第安人，给了他们一点酒后，他们还兴高采烈地表演了一出战斗之舞；华盛顿还曾在蓝岭山上迷过路，在那里碰到过一条响尾蛇。这一切都令他兴奋异常。在狂风呼啸的三四月间的那 31 个日日夜夜里，他把他的心永远留在了美洲西部。

华盛顿之所以参加探险旅行，主要是为了从中寻求刺激，不过这个十多岁的孩子也明白他得挣些钱。他后来曾经反复写道：人们对于自己的处境，往往不是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判断，而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判断的。所以，尽管他并不缺衣少食，他仍然羞于将他结交的那些朋友邀请到母亲每况愈下的农庄里作客。还有一段文字记载表明，由于没有钱给马匹买饲料，他甚至有几次无法外出参加舞会。正因为如此，他在

☆
☆
政
治
家
卷
☆
☆

17岁时就开始当起了蓝岭地区的土地勘察员。18岁时，他买下了他的第一批地产：谢南多厄河的支流牛皮溪畔的1459英亩土地。

正当华盛顿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探索自己的道路时，一场缓慢的然而极度痛苦的悲剧象乌云一样笼罩了他的心：他敬爱的哥哥劳伦斯染上恶性肺结核。乔治陪伴这位生命垂危的朋友前往巴巴多斯，指望热带气候或许可以治愈这种疾病。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海上旅行，也是他唯一一次跨出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疆界的旅行。他在日记中用孩子般的口吻记述了旅途见闻，但是在他后来的全部著作中，都从没有提及这次旅行，也没有暗示过他曾去过热带。当劳伦斯在咳嗽中溘然长逝时，那幅景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华盛顿自己也染上了天花。但是，这场病却为他带来了后福：他康复以后，便有了对付天花——日后美国革命中最凶恶的敌人——的抵抗力。

如同在其它的殖民地一样在弗吉尼亚，每个乡镇都有一支志愿民兵队，这支军事力量可能更象是男子饮酒俱乐部或者政治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劳伦斯当过弗吉尼亚殖民地民兵联队的副官长，他一定看到民兵们已掌握了以下的军事技能：他们可以不乱作一团地完成编队训练。劳伦斯一死，乔治便着手谋求哥哥的职位。他是按照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方式行事的：他并不以精通军事的专家形象出现，而是通过半社交形式拜访一些有影响政府官员来达到目的。就这样，遵循贵族圈子里的惯例，他20岁时就获得了少校军衔，他的职责是训练民兵们掌握连他自己也没有掌握的军事技能。

在欧洲的王公大臣们中，这个小人物实在卑下得微不足道。然而，就是这个山野草民即将在偏僻的林莽中打响触发世界战争的第一枪。